



“七夕”民俗风情展 民间艺人亮绝活

□ 记者 葛维祥

8月6日,三垛镇首次举办“七夕”民俗风情展,引来国家、省市民协和国内知名民俗专家学者莅临现场观展。展示现场,记者了解到三垛镇有拜魁星、晒服、聚会吟诗、瓜棚豆架下听情话、凤仙花染甲、巧娘娘送虎鞋、巧手绞脸、糖画、泥塑、烙画、捏巧等民俗活动、民俗手工艺、民间故事和传说。特别是七夕民俗传承人现场献艺亮绝活,吸引了众多市民、游客驻足观看。



“巧娘娘”绣虎鞋宝刀不老

在展台西端,一位头发花白,身着花格子短袖衬衣的老奶奶端坐在展台前,聚精会神地绣着虎头鞋,已经绣好的几双虎头鞋放置在案头,虎头虎脑,活灵活现。

这位老奶奶叫朱才存,今年已有86岁高龄。说着话,她手中还不停地飞针走线,动作灵巧自如。据她介绍,在三垛镇,自古就有“巧娘娘送虎鞋”的习俗。镇上目前只有十多个90岁左右的“巧娘娘”会做虎头鞋,她就是其中之一。过去做虎头鞋,多是应人家之请做好送给小孩穿,以讨顺遂、避病疫。有的人家会给几块钱表示感谢,多数是出于情谊免费赠送。朱才存早年做过二十多年虎头鞋,后来中断十几年。近两年,三垛镇重视民俗手工艺的传承保护,动员她“重出江湖”,所以她又干起了“老行当”。她说,现在做虎头鞋,多是人家预订的,基本都是外地人慕名而来,一双鞋可卖到三四十元。

朱才存对记者说,绣虎头鞋全靠一针一线,是比较顶真的“针线活”。如今她年纪大了,手不够灵活了,绣虎鞋感到力不从心。对此,她无不担心地说,现在年轻人几乎没人肯学绣虎头鞋了,如果没有政府支持,这手艺恐怕就要失传了。



糖画传承人甜蜜的事业

“一把勺子当画笔,以糖为墨,上下翻飞,左右涂抹,不一会儿,一幅妙趣横生的糖画就制作完成了。”随着现场讲解员的解说指引,记者来到糖画展台前观看。

糖画的制作师叫万扣定,今年55岁。他告诉记者,他23岁跟随外公学习糖画,目前是其家族第四代糖画传承人。

万扣定介绍,糖画是一种传统民间手工艺,糖画亦糖亦画,可观可食,可分为平面糖画和立体糖画,是地道的民间画种,富有特色的街市艺术。

万扣定感慨地说,以前作糖画摆摊设点,难登大雅之堂。如今进入新时代,颇受人们尊崇。万扣定告诉记者,他曾去参加盐城牡丹花节,在主办场地外围设了展台,主办方看到后主动邀请他进入场内免费展示。此外,他还到全国各地“巡回”献艺,先后参加过上海的龙华庙会、南京夫子庙传统庙会以及镇江、兴化等地的商贸活动。万扣定说,民俗文化需要不断求新求变,赋予新的内涵,这样才有生命力。为此,多年来,他一直追求糖画制作的“新”和“变”,在注重传统的同时,充分吸收现代元素,内容包括十二生肖、各种动物花鸟、卡通人物及中英文名字等,深受人们喜爱。



捏巧技艺老始成

七夕民俗之一的“捏巧”,俗称“捏面人”。在此次民俗风情展上,展示捏巧的传承人叫孙杰开。他今年78岁,但在民俗传承人中却是一位“新人”。其他民俗工艺传承人要么是家族传承,要么是自小拜师学艺,而他是58岁时,偶然看到街上有个货郎挑担捏面人,觉得非常好奇,于是就想学习贴补家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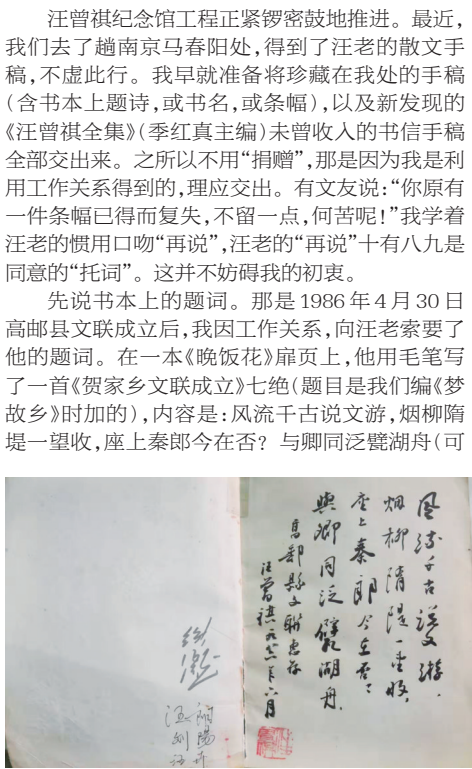
就这样,他拜师学成了“捏面人”手艺。近二十年来,他带着这门手艺,走过了许多地方。

孙杰开向记者介绍,捏面人是以糯米为主料,调成不同色彩,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形象。因为面塑体积小、便于携带,又经久不霉、不裂,不变形、不褪色,因此很受大众喜爱。

当日参加展示的传承人还有七夕乞巧的“巧娘娘”顾梅,巧手绞脸的姜芳英、陈宝珠,七夕乞美的樊明珍,制作七夕巧果的邵鹤,七夕巧手蛋绘传承人李花,蛋雕传承人李峥嵘,泥塑传承人潘宝明,剪纸传承人蒋骏以及赛穿针的姑娘们。他们身怀技艺,为三垛镇七夕民俗文化遗产、创新和发展各展所长,让游客们感受到三垛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。

汪曾祺的手迹

□ 陈其昌



见影印件)。落款:汪曾祺一九八六年六月。笔力敦厚,墨色如漆。扉页的左边,即封面的反面,还有铁凝、汪朗、刘阳、汪卉的题名。我请铁凝题名时,曾请她写在汪老的下方。她说,怎么能够把我的名字与汪老放在一起哩!这书与信封我已珍藏了三十三年。

1993年9月江苏电视台在邮拍摄专题片《梦故乡》,其最初的手稿是用钢笔写的。现在存放在博物馆的是毛笔写的,仅写了两节。存放在我处的钢笔手稿大概是拍摄《梦故乡》时,从已故的景国真那里获得的。其手稿为《我的家乡在高邮》。钢笔字显得流畅、脱俗,仍是汪味十足的文人字。

我新近发现的一封信。汪老的信颇有意思,仍然是有话直说、关心家乡及文化事业。现录于下:

其昌同志:

寄来100元收到。写几个字怎么能收钱呢?既已寄来,当遵嘱买酒。

夹在自选集中和作为《珠湖春汛》扉页的诗,不能一诗两用,因为性质不同,于是写了两首。你看着办吧。如两诗均不合用,就算了。

我一切均好,只是社会活动越来越多,什么座谈会都要我参加,而且指定发言,实在不胜其扰。

前收到《孟城诗选》,好诗不多,高邮怎么舍得花这样的钱呢?

请代问高邮熟朋友好。

汪曾祺
5月11日

需要交代的是,汪老为《珠湖春汛》题名(写了两次)、题诗,并嘱咐与夹在自选集的诗,“不能一诗两用,因为性质不同”。那是除了为《珠湖春汛》的题诗外,还有一诗,就是《秦少游读书台》(见影印件)。

他收到了我们寄去的《孟城诗选》,直言“好诗不多,高邮怎么舍得花这样的钱呢?”其时,刚搞过体制改革没有几年,经济总量不高。现在,我可以告慰汪老的是,为兴建您老的纪念馆花费是巨大的。该馆要成为永久性的纪念馆,直至您老两百岁诞生纪念活动,依然存在。同时,你也应回眸一笑,孟城诗社和美术家协会等老树弥坚,新秀辈出。王磐研究的当代俊才蒋成忠颇有建树,在邮他是走向全国第一人。连续两届的“邮驿路·运河情全国美术展览”,共收到全国各地的稿件一万多件,这是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的。

我手头还在一批汪老的手稿复印件,也将一同送出。其中,可以看到汪老对自己的文章改动不多,大体凡是增删改动处,文字效果更好。汪老《一个暑假》改动不多,到结尾处,他写道:“听说韦老老先生一直在家”,他特地把“家”字改为三垛,想当然耳。韦老的家是临泽啊!陆建华主编的珍藏本已加注说明,而两套《汪曾祺全集》的主编先生均未改动。人家是外地人,怎么能够知道高邮的乡镇镇哩!

我手头上存放的汪老手稿不算多,现交给公家,放心。但愿更多的文友能捐献他们的珍藏,共同铸就汪老纪念馆这块丰碑。

